

The Exam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s Aesthetic Inclination by Looking at the Moral of "Ospreys"

Tendance esthétique des anciens à travers la métaphore de orfraies 從睢鳩喻意看古人的審美傾向

Peng Huirong

彭慧榮

Received 23 September 2005 ; accepted 20 February 2006

Abstract Confucianist of the Han Dynasty took the crying together of male and female ospreys in the the song "Fair, cry the ospreys" of the Book of Songs or Poetry (Shijing) a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of husband and wife. From Kongy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o Zhuxi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or Poetry (Shijing) up to now, all have followed such an explan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a wrong. What should be pointed out is: The moral of the line "'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is not singing praise of the virtues of the girl to "attract the male's attention", nor does it mean the beautiful singing of the ospreys and the Spring aroma have aroused the romantic feelings of the girl and the gentleman.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picture of ospreys catching and enjoying fish in the river that aroused the gentleman's desire to court the girl. On the basis of this understanding we can see that, in explaining the Book of Songs or Poetry (Shijing), later generations have demonstrated a romantic aesthetic inclination.

Keywords: Ospreys, Moral, Aesthetic inclination

Résumé Les intellectuels des Hans ont interprété le cri d'un couple d'orfraies dans *Les Orfraies, Le Livre des odes* comme la bonne entente d'un couple. Kong Yinda, Zhu Xi, et la plupart des commentateurs d'aujourd'hui ont tous adopté cette interprétation. Mais c'est un malentendu. « Guan ! Guan ! crient les orfraies, sur l'île de la rivière », cette première ligne ne chante pas la vertu de la femme de l'empereur Wen de la dynastie des Zhou, ni signifie que le chant des orfraies et l'atmosphère du printemps excitent la belle fille et le gentleman, mais que l'image des orfraies qui mangent les poissons soulève le désir du gentleman de chercher son épouse. D'où on peut constater que les commentateurs ont manifesté une tendance esthétique romantiste en commentant *Le Livre des odes*.

Mots-clés: orfraies, métaphore, tendance esthétique

摘要 漢儒將《詩經·關雎》中睢鳩雌雄和鳴比喻成夫妻和諧相處，從孔穎達到朱熹，以及至今大量的《詩經》注本都在沿襲著漢儒的解釋。這一詮釋實際上是一種誤解。應該修正的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興義，既不是美後妃之德，不是“以義鳴其雄”，也不是指好鳥的和鳴、春天的氣息，喚起淑女和君子，而是睢鳩在河洲食魚的景象，喚起了君子求偶于淑女的願望。基於這種認識，可以看出，後人在詮釋《詩經》時表現出一種浪漫主義審美傾向。

關鍵詞： 睢鳩；喻意；審美傾向

1. 對《詩經·關雎》篇的雎鳩喻意的質疑

《關雎》以雎鳩之雌雄和鳴，以喻夫妻之和諧相處，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至少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在漢儒大量的解說中，我們聽到的幾乎是一種完全相同的聲音。《毛傳》曰：“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後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鄭箋》曰：“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薛君韓詩章句》說：“雎鳩貞潔慎匹。”《易林·晉之同人》曰：“貞鳥雎鳩，執一無尤。”總之，雎鳩是貞鳥，是愛情專貞的象徵。從孔穎達到朱熹，以及至今大量的《詩經》注本都在沿襲著漢儒的解釋。連當代最負盛名的《詩》學大家，也不能脫其窠臼。如陳子展的《詩經直解》，這是一部用功甚勤的著作，而其譯“關關雎鳩”，仍曰“關關地唱和的雎鳩”。程俊英先生的《詩經注析》，算得上是目前最上乘的《詩經》注本，其注釋“關關”，仍曰“形容水鳥雌雄和鳴的象聲詞”。聞一多先生是一位最富創見的學者，而其《詩經通義》解“關關雎鳩”一句時，仍沿“雌雄情意專一”、“尤篤于伉儷之情”一說。高亨先生的《詩經今注》新見叢出，但注釋“雎鳩”仍說：“雌雄有固定的配偶，古人稱作貞鳥。”

然而這一詮釋卻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毛傳》釋雎鳩為王雎，王雎即魚鷹，郭璞《爾雅》注雲：“雕類，今江東呼之為鷗，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託名師曠的《禽經》雲：“王雎，雎鳩，魚鷹也。”《本草綱目》卷四十九雲：“鷗，雕類也……能翱翔水上捕魚食，江表人呼為魚鷹。”顯然雎鳩乃是猛禽類物，何以在漢儒的眼裏卻變成了具鴛鴦之性的愛情鳥？我們在研究中發現，漢儒以“關關雎鳩”為夫妻和諧象徵之說，是缺少根據的。因為在《詩經》的時代，我們沒有發現以鳥喻夫妻的證據。日本著名的《詩經》研究專家松本雅明先生就曾說過，就《詩經》來看，在所有的鳥的表現中，以鳥的匹偶象徵男女愛情的思維模式是不存在的。不僅在古籍中沒有，在春秋前的古器物圖案中，也難找到雌雄匹配的鳥紋飾。在良渚文化遺物及金銘圖飾中，出現有連體鳥型器物與雙鳥紋飾，但那多是為對稱而設計的，看不出雌雄相和的意義來。自從聞一

多先生在《神話與詩》中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詩經》中的魚連及食魚的鳥作出男女求愛隱語的解釋後，學者們才開始有了新的考慮。孫作雲先生在《詩經戀歌發微》中，提出了《關雎》以魚鷹求魚象徵男子向女子求愛的觀點。日本學者白川靜認為：一般覺得雎鳥之構思喚起好逑之戀想，而雎鳥是禽中善鳥，這種看法不對。雎鳥棲息河邊懸崖，乃啄魚之猛禽，用作淑女君子之構思動機未必適當。”其實雎鳥之所以“在河之洲”，就是為了食魚。而在《詩經》中，食魚是娶妻的隱語。如：《陳風·衡門》雲：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薑？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齊之子？

“食魚”喻“娶妻”，義涵至明。趙國華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論》在此基礎上，對上古時代詩歌及器物圖案中的魚、鳥作了全面考察，認為鳥與魚有分別象徵男女兩性的意義，並進一步認為雎鳩在河洲求魚，乃是君子執著求愛的象徵。這一解釋可以說是基本正確的，從而改變了《關雎》雎鳩喻夫妻的單一詮釋方向。

因此，應該修正的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興義，既不是美後妃之德，不是“以義鳴其雄”，也不是指好鳥的和鳴、春天的氣息，喚起淑女和君子，而是雎鳩在河洲食魚的景象，喚起了君子求偶于淑女的願望。

2. 從雎鳩喻意看古人的審美傾向

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中，如果是對現實進行客觀的反映，表現為一對一的關係，這是現實主義；如果忠實於主觀願望，對客觀現實進行描述，這是浪漫主義。簡單的說，現實主義是A反映成A，浪漫主義是A反映成B。當然A反映成B也可能是由於人們的認識水準的有限而造成認識上的錯訛，但是這種認識如果受主觀情感左右，那它就應該歸於浪漫主義範疇。《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然而後人在詮釋它時，往往在某些局部細節上表現出浪漫主義的審美特徵。雎鳩是一種猛禽，它捕食河魚的血腥場面，與作品的語境不太符合，所以後人在詮釋它時選擇雎鳩是貞鳥是愛情專貞的象徵，這樣才更符合語境。

《毛詩·大序》說“《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

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說：“《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孔穎達《毛詩正義》進一步闡明說：“此詩之作，主美後妃進賢，思賢才，謂思賢才之美女也。”又說：“《關雎》之篇，說後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鄭玄在《周禮》“六詩”下注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又曰：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托事於物。由此，不難看出，古人認為雎鳩是善鳥，是貞鳥是愛情專貞的象徵，這是一種浪漫而又詩化的審美。這種認識傳統受到了孔子“思無邪”的影響。孔子“思無邪”是對《詩三百》的總體性的定位和評價。孔子的“思無邪”強調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性情中和的美學理念。朱熹認為，“思無邪”不能理解為“作詩之人”“思無邪”，而應理解為“讀之者”“思無邪”，“思無邪”完全在於審美者之接受，並不在於“作詩之人”的真實意圖。因此《詩經》的現實主義表現手法與古代的詮釋者浪漫主

義審美傾向並不矛盾。不僅如此，《詩經》的現實主義表現手法，往往在古人浪漫主義審美傾向那裏得到了部分消解。

參考文獻

- [1] 張啟成. 詩經風雅頌研究論稿 [M].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3.
- [2] 鄒其昌. 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研究 [M]. 商務印書館, 2004.
- [3] 袁長江. 先秦兩漢詩經研究論稿 [M]. 學苑出版社, 1999.
- [4] 劉毓慶. 關於〈詩經·關雎〉篇的雎鳩喻意問題 [J]. 北京大學學報, 2004 年第 2 期.

作者簡介: Peng Huirong(彭慧榮),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中教一级。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430000。